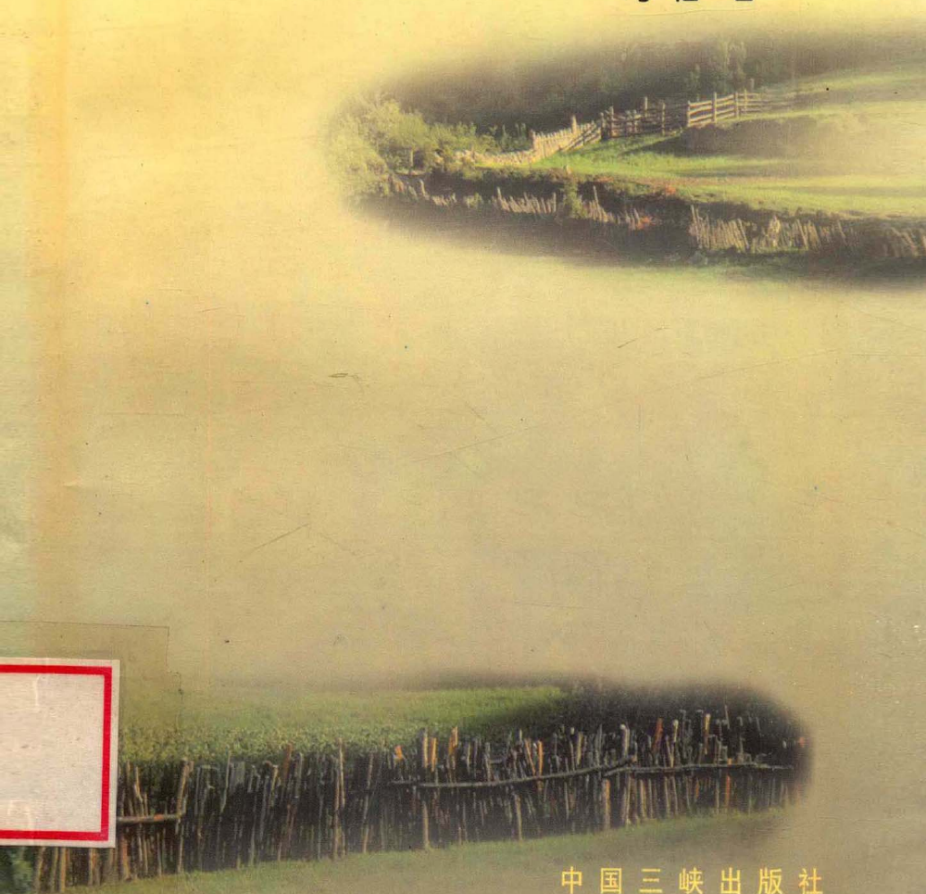


天府文丛

TIANFU WENCONG

生活的烙印

马福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生活的烙印

马福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的烙印/马福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2000. 11
(天府文丛/王敦贤, 曹琨主编)

ISBN 7 - 80099 - 423 - 6

I . 生... II . 马...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2223 号

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印刷所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4

字数: 97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全套)定价: 88.00 元

目 录

夏 夜·····	(1)
椅子的故事·····	(3)
夜过三峡·····	(6)
广安电视台台标随想·····	(8)
鼓浪屿 ·····	(10)
烟瘾发了 ·····	(13)
皇帝岩的传说 ·····	(17)
虫蚁大战 ·····	(20)
春 雪 ·····	(22)
乡 情 ·····	(23)
红旗列车 ·····	(26)
黄山脚下走 ·····	(28)
过长江 ·····	(31)
感受庐山 ·····	(33)
春 歌 ·····	(36)
球溪鲢鱼 ·····	(37)
导游小姐 ·····	(39)
小平故居咏莲花 ·····	(42)



深圳印象	(44)
春日偶遇	(49)
《田园大舞台》拍摄花絮	(52)
石林游记	(55)
华蓥山的早晨	(57)
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引导舆论	(59)
为了小平同志的嘱托	(63)
伟人故乡纪行	(70)
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思想内涵	(79)
谈西部大开发中的文化工作	(86)
石林看雪	(93)
看邛海日出	(96)
么店子	(98)
我爷爷	(102)
任婆桥	(106)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基地	
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	(108)
印山公园	(111)
堵车经济	(114)
补 锅	(116)
石人山	(119)
沿口古镇	(122)

夏 夜

盛夏之夜，热得人难受，坐在办公室里，那里也不想去，啥事儿也不想做，随手拿起一本书看，看不到几页，便觉又热又累，干脆放下书，把腿往办公桌上一架，身子往藤椅靠背上一仰，一心一意接受电扇的风。

日光灯照耀下，白屋顶更白，只有电扇的转动，使它反射的白光略有闪烁。

一只小蜘蛛不知从什么地方爬了出来，它只有小手指甲那么大。它在日光灯顶上的线槽里摩挲了一阵，然后吊着蛛丝往下垂，吊至屋顶与日光灯管的一半，便借助风力，往边上一荡，准确地抓住了吊灯管的电线。蛛丝同线槽电线形成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区域成了小蜘蛛的根据地。

在这块根据地上，小蜘蛛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它上下不停地爬动，左右不停地穿梭，每次爬动都留下一条亮亮的蛛丝，每一次穿梭都起到了重要的联接作用。它很快编成了一个漂亮的小网。这网，经纬分明，疏密有致。这网，脉络清晰，四通八达。这网，真可与诸葛亮的八阵图媲美。

网刚一织好便有收获。那些冲着日光灯的光亮而来的小虫子，本想绕着光明的灯管飞翔，结果没飞到一圈，就撞到了蜘



蛛网上。胶质的蛛丝粘住了小虫的翅膀，任凭小虫拼命挣扎，也难逃劫难。小蜘蛛立即出动，赶赴现场，处理它的战利品。谁知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虫子，为了追求光亮，全然不顾前车之鉴，继续围着灯管飞，一只接一只地撞上网来。小蜘蛛东奔西跑，上网一只收获一只，尽管忙得不亦乐乎，却仍然乐此不疲。

久看无味，屋里燥热没有丝毫减少。看来光有屋里的电扇还解决不了问题，索性将没有打开的一扇窗子也推开。窗洞一开大，外面的小虫子进来得更多。它们不怕牺牲地朝网上撞，很快用小小的身躯遮盖了小小的蜘蛛网，给后来的小虫子提供了机会，越来越多的小虫子冲过了蛛网封锁，继续围绕着光亮飞。

窗外来风多了，燥热开始减弱。我又拿起书来看，心情平静了许多。

1994年7月



椅子的故事

上月我到一個乡镇办事，工作之余，办公室主任给我讲了一个关于椅子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他同一办公室新来的小刘身上。故事是这样的：

小刘到镇上工作快一个月了，才把他的办公用品分下来。他高兴地把桌椅搬进办公室，大家都不愿意他挨着坐，因为他分的那把椅子是三个月前死去的一个癌症病人的。小刘略一迟疑，便把那椅子搬到洗手间，泡了一大盆洗衣粉水，把那椅子彻彻底底洗了一遍。

下午上班的时候，他心里仍然不踏实。分管他的蓝镇长来了，他鼓起勇气去找蓝镇长。

“蓝镇长，分给我那把椅子，我不要。给我换一把嘛？”

“分、分给你，你为啥不、不要？”

小刘一听蓝镇长舌头不听使唤。仔细一看，他长方形的脸上呈暗红色，厚厚的嘴唇上还留着油渍，眼睛微闭只剩下一条缝。知道他中午多喝了几杯。听说蓝镇长喝醉了酒很麻烦。小刘还没领教过，便更加小心，轻声回答说：“听说那椅子是重病人坐了的。”

“病人坐了的又、又如何？死人坐了的又如、如何，那椅



子就——坐——不得呀？我说你娃儿迷信。凭这、这一、一点，你就该、该批、批评。”蓝镇长的舌头越来越没有了弹性，说出的话好多字也听不清楚，但他还在不停地嘟噜。

小刘一看情势不对，想立即退出来。“那，算了嘛。”说完就想走。

“啥子算、算了呵？”蓝镇长又来劲了。“把那椅子拿过来，跟我、我换。我看坐了那椅、椅子得不得死、死人。”

“我不跟你换。我走了。”

“哪个说的。要、要换。去、去、拿、拿过来。”蓝镇长态度非常坚决。一边说还一边按着桌子站了起来。

“我不换了。”

“不行、行。”蓝镇长往门边跨了两步，差点摔倒。小刘急趋上前，把他扶住，让他坐回桌子边。

“好，好。我换，我换。”

小刘拿来那把椅子。蓝镇长果然把坐椅换给了小刘。他坐到小刘认真洗过的椅子上，嘴里还在说什么，但一会儿就趴在桌子上打起呼噜来了。

小刘把蓝镇长的坐椅搬回自己的办公室，有几分满足，也有几分不安。但总的来讲，还是感激蓝镇长的无私和理解。

第二天，上班时间还没到，小刘就来到办公室。想尽快把案头工作处理完，或许蓝镇长今天要叫下村。

蓝镇长来了。他刚进办公室，又转了出来，到几个办公室都瞅了瞅。

“小刘，你到我这里来。”

小刘马上放下工作，走进蓝镇长的办公室。

“是不是你把我的椅子换了？”蓝镇长劈头就问。小刘发现蓝镇长好象不记得昨天的事了，立即解释道：“不是我换的，是你硬要换给我的。”



“我为啥要硬换给你？”

“……”

“年轻人，这样做要不得呀！那椅子你不愿坐就该我坐？你阴倒把椅子给我换了，这是什么品德嘛？”蓝镇长越说越严肃，越说越原则。

“蓝镇长，真的是你硬要我换的呵！”

“我啥时硬要你换的？我为啥硬要你换？”

小刘心里着急，又无法回答，脑壳里嗡嗡直响。蓝镇长后来讲的什么，他一句也听不见了，只是一个劲地说：“算了，算了。我把你的椅子还给你，这把椅子我也不要了。”

蓝镇长的椅子还回来了。小刘还真有几天站着办公，其他同志有椅子空出来，他才坐一坐。

几天后，蓝镇长叫人给小刘新买了一把椅子，那张重病人坐过的椅子被搬到接待室，让那些不知内情的人坐去了。

听办公室主任讲到这里，我立即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坐的该不是那把椅子吧？”主任说：“不是，不是。那椅子不在这个办公室。”

1994年7月



夜 过 三 峡

一上午的大雾，使得我们的轮船午饭后才从忠县出发，呼叫向东。

长江之水，浪飞波涌，如万马奔腾。

这水势，这船行，直叫人想起“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诗句。

太阳一直在身后追赶我们，紧咬不放。追久了，累了，它轻轻地站在山梁上，不好意思地红了脸。

乘客们呼叫起来：“看，这就是夔门！”

“进三峡了——”

这夔门，是鬼斧在巨大山岩上劈出的一个豁口，直上直下，陡峭非常，仰头掉帽也看不到顶。江水卷起一堆堆大浪，拼命撞向山岩，不幸粉身碎骨地滚了回来。它一遍遍的撞，一遍遍地失败，不得已收起了挥洒的身躯，挤进这两座山崖之间。

它不服气，它愤怒了，它发出震天的吼叫。

山崖无视它的愤怒，无视它的吼叫，高高地昂着头。这时，我看见两边悬崖的半腰上，出现了两条细细的灰色飘带，沿高崖，同长江并行。我正纳闷，这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那

是路。呵，的确，那灰飘带上有几个芝麻大的人影在移动。那是三峡出川的通道。据说是三国时诸葛亮修的。那时的三峡，水急礁多，无法行船。诸葛亮奈何不了长江，便在这高傲的山崖上，拦腰砍上一刀。

岁月一轮连一轮，长江后浪盖前浪。当年的小道，如今已经扩宽，道路两边还立起了电杆，安上了电线。诸葛亮奈何不了的长江，已淘尽险滩，炸去恶礁，变成了贯通神州东西的黄金水道。

进得这“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的三峡，就一直见不到太阳的踪影。四周的一切都逐渐变暗，由浅灰，到深灰。远处的山峰已成一团团黑影，近处的岩石拉出了姿态各异的线条。那高耸的页岩，让你想起挺拔的白桦林。那错落断层的页岩，尤如晶莹剔透的结晶体。那倾斜的岩纹，从江边延伸到山顶，灰岩上长着点点植物，似跳动的音符。

天已经全黑了，连那灰色也看不见了，只有一个个急速退去的航标灯，还给我们指引着航向。

到了三斗坪，眼前豁然开朗。沿江两岸，灯光闪烁，车辆穿行，绵延十多公里，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三峡水电站的坝址，中国人在这里制造又一惊世骇俗的壮举。三峡水电站一旦建成，高峡出平湖，高傲的悬崖变得矮小，愤怒的长江无法再吼，只有乖乖地冲进发电机，流进船闸，为人类造福。

我看着这宏大的场面，心里产生一股冲天的气势。

1994年8月



广安电视台台标随想

浩浩苍穹，白云流泻。

苍穹下，卧伏着六千三百六十平方公里的丰腴土地。白云间，款款飘下红、绿、兰三条彩带。

那是电视写下的美丽图案。那是一座山，大手笔写出来的山。那山孕育了两条江，从上至下，一泻千里。

那彩带，那山，那江，在苍穹下旋转。顷刻间变成一只鸟，一只美丽的凤凰鸟。

那是广安的凤凰鸟。看，她的身上写着名字——G·A。

凤凰鸟凤头高昂，凤眼明亮。象广安人的头一样，敬业、创业、兴业，不屈不挠，困难再大，总不低下。立足广安，放眼世界，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凤凰鸟凤身雍容，外圆内空。似广安人的博大胸怀，似广安蕴藏丰富的地域。广安人有扶摇九天的胸怀，广安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呵，美丽的凤凰鸟，吉祥的凤凰鸟，幸福的凤凰鸟。她让人看到广安“一山二江三线”的地理特点，她使人想起地委、行署“一山二江三线”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看，凤凰鸟引颈昂头，抖擞尾翅，就要展翅飞翔。



广安要展翅飞翔。带着“一山二江三线”的战略构想，带着广安的经济、社会，也带着广安的广播电视。

飞向小康，飞向发达，飞向辉煌。

1994年8月



鼓浪屿

厦门的冬天，艳阳高照，暖气融融。鼓浪屿渡口的海面，碧波涟涟，金鳞闪闪。渡口码头，人来人往，车吼船鸣，热闹非常。来这里的人，大都身着夏衣，偶尔有人在夏衣外套一件春秋装，那一定是北方来的，摸不准厦门的气温变化。到这里渡海参观鼓浪屿，是大家的共同目的。

船开了，碧绿的海水涌起一两尺高的小浪，拍打船头。摩托艇劈波斩浪，起伏颠簸地从渡船旁边驰过，身后留下一条长长的白线。渡船超过船舷挂满轮胎的小舢板，小舢板在涌浪中跌宕摇摆，勇敢挣扎。海面逐渐舒展，鳞鳞波光伸向远方，消失在薄雾中。使人感到大海的浩淼和神奇。

日光岩到了。它岩石高耸，崔嵬峥嵘，象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墙，任凭墙外巨浪汹涌，身后的城市也风平浪静。“城墙”外一块长长的礁石伸入海中，郑成功的巨大塑像屹立在这里，他身着战袍，手按利剑，美髯飘飘，双目如电，注视大海，一眨不眨。他是城墙的主宰，他战斗在最前沿，他伟岸，他英雄。船上的人们一片惊叹，一片欢呼，纷纷要求船家停船。轮番站立船头，背靠英雄，学着英雄架式，留下一张“英雄照”，凭吊英雄精神。

仰望英雄塑像，我感觉到日光岩变成了一艘巨大的战舰，那伸入海中的长礁就是船头。郑成功就是驾驶这艘战舰，乘风破浪，取金门，破澎湖，战台南，赶走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宝岛台湾。

渡船在海上破浪前行，人们滔滔不绝地谈论郑成功的丰功伟绩。环岛一周，船靠码头。我们弃舟登岸，急步穿过古老的街巷，顾不得欣赏风格各异的别墅小院，直奔日光岩。日光岩上是虎头山寨。上山的路有两条，一条平缓宽大，是近年为游客旅游开凿的；另一条则是古道，是郑成功当年驻守日光岩唯一的上山路径。凭吊英雄，当然要走当年英雄走的路。这古道，陡峭狭窄，越爬越险。登山人，越爬越累，数百步后，已是手脚并用。好不容易爬到寨门，但见两个武士，手持利刃，身穿铠甲，巨目如灯，俯视来人。是审视，是盘问，威严，神圣。这虽是一对青铜武士，但让人感到，经过几百步险梯的攀爬，再勇猛的武士在这两位以逸待劳的武士面前都无胜算。这就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进得寨门，是一块岩石间的小平地。这里，营帐林立，旌旗飘扬，刁斗声声，箫笛悠悠。营帐的岩口上，土炮高架。这土炮，立在一个铁转盘上，是郑成功当年所用之物，虽经三百多年风雨，那炮身依然铮亮，那炮座依然旋转自如。原因何在，是日夜镇守国门的卫士擦拭，还是络绎不绝的游客的抚摸？我自思自问，仿佛听到了当年的炮声，看到了当年的战舰，看到了炮火中的战士，看到了坚固的国门。

登山的路越来越陡，我的游兴却越来越浓，几乎是跑步上了山顶。

山顶上凭栏四望，前方延伸的礁石上，屹立着披挂出征的郑成功，他的目光射向浩瀚的大海，那里有金门，澎湖和台湾。后方不远处，是美丽繁华的厦门市區，那是改革开放的经



济特区。山下是美丽的海滨公园，是纵横交错的小街，是一幢幢充满异国情调的小楼，浓荫深处传出一阵阵悠扬的琴声。小街小楼记载着鼓浪屿的历史，悠扬琴声讲述着鼓浪屿动人的故事。公园的旁边，住着解放军的“双拥模范好八连”，他们接过了郑成功的阵地。这阵地已经不是硝烟滚滚的战场。这阵地已经被建设成了色彩绚丽的花园。

1994年11月